

## 美蘇首腦冰島之會

畢英賢

進入八十年代後，美國與蘇聯關係始終惡化。去（一九八五）年，蘇聯共黨新任總書記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在對外關係上，倡議實事求是，容忍合理的妥協與折衷。同年初，美國總統雷根表示，一九八五年是對話談判的一年。於是，美蘇限武談判重新開始；十一月十九至二十一日，雷根與戈巴契夫在日內瓦舉行了第一次高峯會議。兩人談妥，他們在不久的將來再舉行會晤；雷根與戈巴契夫分別接受了對方的邀請，相互訪問<sup>①</sup>。同時，雙方約定，一九八六年戈巴契夫訪美，一九八七年雷根訪蘇。

但是，日內瓦高峯會議之後，美蘇關係未見升溫，反而不斷發生緊張事件。今年八、九月間發生了美蘇相互逮捕「間諜」事件；經雙方忍讓，始告平息。美國國務卿與蘇聯外交部長並於此時達成協議，十月十一至十二日，美國總統與蘇共總書記在冰島的雷克雅未克（Reykjavik）舉行會議。據雙方表示，雷根與戈巴契夫的會晤並非正式高峯會議，祇是為了戈巴契夫訪問美國而舉行的預備會議<sup>②</sup>。

冰島會議的進行頗富戲劇性。第一天似乎頗有進展，雙方在若干限武問題上的立場越來越接近；第二天結束時，由於「星戰」問題使冰島會議不歡而散。這個奇突的不算「高峯會議」的首腦會晤，以及其功敗垂成的奇突的結果，對美蘇關係的發展，究竟含有什麼意義？對美蘇關係的

註①

〈蘇美聯合聲明〉，《真理報》（Pravda），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頁。

註②

〈謝瓦納澤（Z. A. Shevardnadze）的記者招待會〉，《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第四頁。

演變，可能產生多少影響？毫無疑問，整個世界局勢的未來與美蘇關係的發展息息相關；國際安全與美蘇限武談判的成敗有密切關係。本文擬就冰島會議的背景、動機、癥結及其他有關面向，試對前列問題探求答案。

## 日內瓦高峯會議後的美蘇關係

去年日內瓦美蘇高峯會議是兩國領袖六年半以來的首次會晤，前一次係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至十九日，美國卡特總統與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維也納會晤，當時簽署了至今未獲雙方立法機關批准的第二限武條約(SALT II)。因此，在國際政治上，日內瓦高峯會議是一件大事。正如戈巴契夫所言，世界人士對戈、雷會晤寄以很大期望，希望世界國際形勢因此得以健康化、降低國際緊張的水平<sup>③</sup>。這次高峯會議結束時，並未解決任何重大問題；相反的，有關各主要問題的巨大歧見依然存在。雖然如此，這次高峯會議還是達成了一些協議。

在日內瓦高峯會議上，雷根與戈巴契夫相互承認，兩國社會政治制度與對待國際問題的態度不同，但皆亟願改善關係；雙方皆承認對維護和平的特殊責任。兩國領袖共同表示，核戰沒有勝利者，永遠不要打核戰；同時，雙方均不尋求軍事優勢。其他協議要點包括：加速一九八五年元月十六日美蘇聯合聲明所確定的任務，即：防止太空軍備競賽，終止地面軍備競賽，限制並裁減核子武器，鞏固戰略平衡；儘早就雙方削減百分之五十核武器的原則取得進展，以及探討如何達成中程飛彈的臨時協議。此外，在防止核擴散、禁止與銷毀化學武器、裁減常備軍力水平等方面達成原則性協議。雙方首腦同意，擴大文化、教育及科技交流，並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美國在基輔、蘇聯在紐約分別設立領事館<sup>④</sup>。

日內瓦高峯會議之後，美蘇關係的氣氛業已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實質關係仍舊是一波三折未見好轉。雙方爭論的焦點雖然仍在限制戰略武器問題；但是在其他問題上，一樣是枝節橫生。

今年初，蘇聯首先提出十五年內消滅核子武器的計劃，美國反應冷淡。二月，華盛頓方面表示，希望戈巴契夫按預定協議訪問美國，舉行雷、戈間第二次高峯會議。二月底，戈巴契夫在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雷根總統在武器管制方

註③ ▲戈巴契夫的記者招待會，▲真理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頁。

註④ ▲蘇美聯合聲明，▲真理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三頁。

面並無積極表現，使他對高峯會議的功能表示懷疑。他認為，「舉行空洞的會議」毫無意義<sup>⑤</sup>。

四月中旬，美國轟炸機襲擊利比亞，引起蘇聯的強烈反應。蘇聯外交部長原擬赴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舒茲商討高峯會議事宜。美國侵襲利比亞後，蘇聯憤然取銷此一訪問計劃。四月十八日，戈巴契夫譴責雷根的侵略政策，對利比亞的行徑乃弱肉強食。兩天後，他宣稱，如果美國繼續這種行動，高峯會議的前途將很暗淡<sup>⑥</sup>。

五月二十七日，雷根總統宣佈，美國覺得不再有義務遵守「第二限武條約」所設定的核武器限制。蘇聯指責美國此舉無疑在軍備競賽中拆去剎車<sup>⑦</sup>。雷根的聲明也引起美國國內與西歐盟國的反對。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認為，若要更新核子武器，在未來十年內，將要花費一千億美元<sup>⑧</sup>。六月，雙方皆表示將在年內舉行高峯會議；在這段期間內，蘇聯就裁軍問題提出「中間方案」；美國態度趨向軟化。

七月二十八日，戈巴契夫在海參崴 (Vladivostok) 發表重要政策聲明說，蘇聯將在今年年底之前，從阿富汗撤出六個團的武裝部隊，美國嗤之以鼻，認為為數大小不影響大局，而且可能是正常輪調。八月十八日，戈巴契夫宣佈延長片面停止核子試爆至一九八七年元月為止（去年八月六日——日本廣島遭美國原子彈轟炸的四十週年——開始片面停止核子試爆），要求美國響應，美國置之不理。

八月，美蘇間發生了間諜風波，使雙方關係再度惡化。八月二十三日，蘇聯一名在聯合國任職的物理學家查哈洛夫 (G. F. Zakhorov) 在紐約被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人員逮捕，被控以間諜罪名。蘇聯官方宣稱，查哈洛夫係受美國聯邦調查局陷害而逮捕。另一方面，於八月三十日，蘇聯國安會 (KGB) 人員逮捕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駐莫斯科記者丹尼洛夫 (N. Daniloff)。蘇聯官方表示，他們握有充分證據證明，丹尼洛夫與美國特務機關有聯繫，利用記者身份在蘇聯充任間諜，通過各種手段蒐集機密情報，損害蘇聯國家利益<sup>⑨</sup>。

丹尼洛夫被捕後，美國政府反應之激烈出乎常情，認定此乃蘇聯所設陷阱，圖以美國記者交換查哈洛夫。同時，白宮方面排除丹尼洛夫交換蘇聯間諜的可能性。經雙方妥協之後，蘇聯先釋放丹尼洛夫，然後美國釋放查哈洛夫以交換蘇聯人權運動領袖

註⑤ ▲戈巴契夫向蘇共二十七次所提之政治報告，〈共產黨人〉(Kommunist)，第四期（一九八六），第五八頁。

註⑥ ▲戈巴契夫在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九大中的講辭，〈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第一頁；〈真理報〉，二十二日，第一頁。

註⑦ 馬卡賽 (Robert McCarthy)，〈美蘇就限武二約舉行特別會談〉，〈國際先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三頁；另見，〈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日，第一頁。

註⑧ ▲世界不滿華盛頓的決議，〈國際生活〉(Mekhnarodnaya Zhizn)，第八期（一九八六），第一五五—五六頁；〈英文中國日報〉(The China News)，一九八六年八月四日，第二頁。

註⑨ ▲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六年九月四日第一頁；〈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四日，第五頁。

奧洛夫 (Yu Orlov)。在此謀案高潮期間，美國曾下令，要蘇聯駐聯合國的二十五名外交官在兩週內離開美國；謀案解決後，也准予稍後執行。

在前述的背景下，由戈巴契夫提議、經雷根同意，雙方在雷克雅未克會晤，就戈巴契夫訪美一事進行籌備。因此，這並非一個正式的高峯會議。

## 武器管制與「星際戰爭」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美國與蘇聯日內瓦歐洲中程飛彈談判無法妥協，終於決裂。接著，限制戰略武器談判與維也納歐洲相對裁軍會議亦告擱淺。蘇聯爲了對抗美國開始在西歐部署中程飛彈，採取了四項措施，特別是準備在東德與捷克部署中程飛彈。蘇聯政府正式宣佈，如果要恢復歐洲中程飛彈談判，美國與北約組織其他國家必須表示準備回復到開始在西歐部署「潘興二號」及巡航飛彈以前的情況<sup>⑩</sup>。

一九八五年初，美蘇外長達成協議，重新召開「美蘇核子與太空武器問題談判」（以下簡稱「限武談判」），談判主題包括「關於太空及戰略武器與中程核子武器的整套問題」<sup>⑪</sup>。可以看出，美蘇限武談判包括戰略武器、中程核子武器及太空武器；而且，在蘇聯方面，這個問題應作整體解決，不作個別協議。

美蘇於一九七九年所草簽的「第二限武條約」，雖未經雙方立法機關通過，但兩國政府皆曾表示，願意遵守該條約的基本原則。雷根就任總統後，美國曾與蘇聯進行「戰略武器裁減談判」(START)。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八日，這個談判因歐洲中程飛彈問題而告終。一九八五新形態的限武談判開始後，至今已進入第六回合，但仍未有具體進展。

在戰略核子武力方面，蘇聯約有：一、三九六枚洲際彈道飛彈、九三八枚潛艇發射彈道飛彈、四五〇架戰略轟炸架<sup>⑫</sup>。美國約有：一、〇四二枚洲際彈道飛彈、六五六枚潛艇發射飛彈、六一七架戰略轟炸機<sup>⑬</sup>。就這個「戰略三元」作比較，可以看出，雙方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在洲際飛彈與潛艇飛彈的數量方面，蘇聯佔先；在戰略轟炸機方面，美國佔優勢。因此，在以往限武談判中，美國祇主張裁減洲際飛彈與潛艇飛彈。另外，每方各保留五千枚核子彈頭，戰略飛機維持原狀。美國的戰略飛機，每架

註⑩ ▲關於國際局勢及蘇聯政府對外政策▼，〈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頁。

註⑪ ▲蘇美聯合聲明▼，〈消息報〉，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第二頁。

註⑫ ▲蘇聯軍事力量，一九八六▼(Soviet Military Power)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第八頁。

註⑬ ▲對和平的威脅，來自何方？▼(Whence the Threat to Peace?) (Moscow: Military Publishing House, 1984)，第十七頁。

可攜帶二十枚核子巡航飛彈。在這種情形下，蘇聯戰略轟炸機所擁有的飛彈不足一千枚，美國則超過八千枚。結果，美國飛彈的總數將有一萬三千枚左右，而蘇聯祇有六千枚<sup>⑭</sup>。所以，蘇聯不贊成。

蘇聯方面的建議則是，雙方戰略核子投射器各減三分之一（雙方總數各降至一千八百個單位左右），核子彈頭維持原有的水平（雙方皆已超過一萬枚）。同時，美國應停止在國外建立前進核子武器基地<sup>⑮</sup>。這個建議遭到美國的反對。

以上所舉，乃是美蘇對裁減戰略武器的基本立場；後來，雙方雖有所修改，不過基本立場仍舊未變。此外，蘇聯把美國在西歐部署的，可以直接攻擊蘇聯本土的中程飛彈，也列入戰略武器計畫。美國堅決反對。

一九七九年，美國決定從一九八三年起，開始在西歐五個國家內部署一〇八枚潘興二號中程飛彈和四六四枚巡航飛彈，以對付蘇聯業已部署妥當的SS二〇中程飛彈。蘇聯對此，強烈反對，多方設法阻止；並與美國舉行談判。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美國如期開始部署歐洲中程飛彈，蘇聯於是終止談判。因此，歐洲中程核子武器至今尚是美蘇之間的懸案，目前雙方皆有意尋求一個折衷的協議。

從一九七九年起至一九八三年底止，歐洲核子武器是美國與蘇聯間衝突與緊張的焦點。不過，從一九八四年起，雙方爭論的重點已經轉向「星際戰爭」。至今，「星際戰爭」似乎已成爲美蘇關係中難解的死結。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美國總統雷根在一項演說中提出他對世界未來的理想：各國都能生活在安全的環境中。他認爲，這種安全不是靠核子報復而取得，而是對可能的核子攻擊，擁有可靠的防衛能力。於是，他提出了「戰略防禦主動」(SDI: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通稱「星際戰爭」) 計畫，也就是利用高級科技迎擊核子攻擊<sup>⑯</sup>。雷根說，要以「相互保證的安全」代替「相互保證的毀滅」(MAD)<sup>⑰</sup>。

在雷根發表關於「星戰」計畫的幾天之後，當時的蘇共總書記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立即發表聲明，加以反對。他說：第一，「星際」計畫不是防衛性的，而是美國追求核子先制攻擊能力的努力；第二，「星戰」計畫將破壞武器管制的前景，加速軍備競賽<sup>⑱</sup>。這兩點成爲後來蘇聯反對美國「星戰」計畫的基調。同時，蘇共宣傳機器另提出兩點看法。第一，「星戰」

註⑭ 同註⑬，第八十六頁。

註⑮ 同註⑬。

註⑯ 《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政策二二九號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No. 129) (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頁；《美國國務院公報》(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一九八三年四月)，第十四頁。

註⑰ 《總統一週文獻彙編》(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第一七四頁。

註⑱ 《真理報》，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一頁。

計劃在技術上不可行，且不切實際，易受反制；第二，費用太昂貴，不易負擔。

經過數年的爭辯，蘇聯反對「星戰」計劃的論點愈來愈多，茲歸納其要者如下：「星戰」計劃是追求先制攻擊能力的一項努力；這種技術亦可用於攻擊；爭取凌駕於蘇聯的軍事優勢；破壞現行軍力平衡；引發另一回合的軍備競賽，迫使蘇聯採取反制措施；將增加對抗與衝突的可能性；使限武談判更加複雜或不可能；這項計劃違反了「美蘇反彈道飛彈防禦條約」（一九七二）；美國有意把核子戰爭限制在歐洲，使美國置身核戰場之外；使太空軍事化；「星戰」計劃不可行，費用昂貴<sup>⑩</sup>。

美國認為，蘇聯反對「星戰計劃」的目的是策略性和政治性的，也就是，阻止西方研究和發展防禦力量。事實上，蘇聯本身在這方面正不斷發展。顯而易見，蘇聯的目標是阻止西方在這方面與蘇聯齊頭並進，使蘇聯在戰略防禦體系與技術上佔優勢，加上其不斷擴充的攻擊性核子武力，不久蘇聯就可以破壞東西的權力平衡<sup>⑪</sup>。

## 蘇聯的全面和平攻勢

去年初，戈巴契夫上臺後，加緊經濟改革，以挽救蘇聯近數年來的經濟頹勢。今春，蘇共「二十七次」決定，蘇聯當前的基本方針是，爭取國際和平環境，加速「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蘇聯與美國間的軍備競賽如果加速進行，不但會使國際情勢緊張，而且會使蘇聯軍事費用增加，妨礙「加速經濟發展」。此外，蘇聯領袖相信，美國不僅企圖爭取軍事優勢，而且要創造不虞報復的核子先制攻擊能力。蘇聯欲與其相爭，目前尚力不從心。於是，採取了全面和平攻勢，試圖阻止美國軍事力量的發展。

今年內，蘇聯所採取的主要措施如左：

元月十五日，戈巴契夫親自提出全面消除核子武器的計劃。這個計劃分三個階段實行。第一階段，在最近的五至八年內，蘇聯與美國把可以達到對方領土的核子武器縮減一半，雙方所保留的核子彈頭不超過六千個。同時，雙方不得發展、試驗及部署太空攻擊武器。在第一階段內，完全消除蘇聯與美國在歐洲地區的中程飛彈；雙方停止核子試爆。第二階段應當在一九九〇年以前開始，為期五至七年，其他核子國家開始核子裁軍。蘇美將繼續第一階段的裁軍協議，進一步消除中程核武器，並凍結戰術核子系統。接著，各核子國家也全部銷毀戰術核子武器。全面禁止核試爆。第三階段，在一九九五年之前開始，銷毀所有的核子武器。一九九九年底，全世界已經沒有核子武器<sup>⑫</sup>。這個建議沒有引起美國方面的興趣，却成爲蘇聯宣傳的主要材料。

註<sup>⑩</sup> 《蘇聯反對美國戰略防禦主動的宣傳運動》，(ACDAAA Publication 122, 1986)，第三頁。

註<sup>⑪</sup> 同註<sup>⑩</sup>。

註<sup>⑫</sup> 《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的聲明》，《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第一頁。

六月，蘇聯在限武談判第五回合結束時，提出「中間方案」。其中，蘇聯作出兩點明顯讓步。第一，莫斯科不完全反對美國的「星戰」計劃，祇要求把它限制在研究的水平上。但是，雙方在十五年內不得退出反彈道飛彈防禦條約。第二，蘇聯不再堅持「把可以打到對方領土的中程核武器」必須與戰略武器一起裁減，而予單獨解決<sup>②</sup>。在後一個問題上，美蘇立場已接近了很多，但是在前一個問題上，雙方差距仍舊很大。

七月，蘇聯對西歐展開了密集和平攻勢。七月初，法國總統訪問莫斯科；七月中，蘇外長訪問英國；然後，西德外長訪蘇。在這幾次訪問中，蘇聯除爭取這幾個主要西歐國家支持蘇聯的裁軍限武政策外，還向他們推銷泛歐洲概念，鼓勵西歐恢復自我，在國際談判中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意願。這幾點都已得到西歐國家的同意。

七月底，戈巴契夫跑到遠東，在海參崴發表蘇聯對亞太地區的政策聲明，特別強調改善對中共與日本的關係。同時，向亞太地區各國建議召開赫爾辛基式的「太平洋會議」，以防止核子武器在亞洲及太平洋擴張與增加、降低携有核武器艦艇在太平洋的活動等問題<sup>③</sup>。顯而易見，蘇聯同時拉攏東亞西歐主要國家，對美國間接施加壓力，使其在若干國際問題上不得不作出讓步。

八月十八日，戈巴契夫發表電視演說，宣佈延長片面停止核子試爆至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在此之前，蘇聯已三度延期。為此，他提出三點說明。第一，多年來核子武器的積累已經夠多，而軍備競賽仍未緩和，為使人類免於陷入核子深淵，應及時採取步驟。第二，蘇聯這項決定是基於其對和平的支持、與對人類文明的責任感。第三，現代世界情勢極為複雜，各國相互依賴，如果不考慮他國的安全，自身安全就不能確保<sup>④</sup>。戈巴契夫的話，語氣溫和，而且注重實際，頗獲若干人士的好感。

九月二十一日，在「加強歐洲信任、安全與裁軍措施會議」上，蘇聯作出明顯讓步，使該會議達成協議，以增進三十五個與會國家間的信任，並防止偶發戰爭。根據這項協議，各國超過一定人數的軍事活動或演習，都得預先宣佈並邀請其他國家派人觀察；各國得接受實際檢查，每年至少三次，三十六小時前通知受檢國家。在緩和國際緊張、改善國際政治氣氛方面，這個協議確是一個巨大貢獻<sup>⑤</sup>。

在蘇聯的全面和平攻勢下，各地和平反核運動受到激勵。西歐的反核運動及組織早已非常普遍，而美國國內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據統計，一九八四年美國全國性和地方性和平與反核運動組織約有一千三百五十個；一九八五年，有四千二百個；今年已超過五千七百個<sup>⑥</sup>。據今年春天的統計，日本各地的「非核區」運動日益蔓延，地區性組織已超過九百個<sup>⑦</sup>。此外，西歐各國輿論

註② 裁軍是迫切的問題，〈海外〉(Sa Rubeshom)，第三十期(一九八六)，第一頁。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一頁。

註④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第一頁。

註⑤ 戈巴契夫關於斯德哥爾摩會議結果的聲明，〈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四頁。

註⑥ 朱可夫(Yuri Zhukov)，〈新的決定性階段〉，〈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第五頁。

註⑦ 契浩米羅夫(S. Tikhomirov)，〈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第五頁。

，在核子裁軍問題上，逐漸傾向蘇聯的看法。尤其在英國與西德，反對黨正在準備大選，它們甚至主張部分撤走美國在歐洲的核子武器<sup>②</sup>。

在前述的背景中，美蘇突然宣佈在冰島舉行高峯會晤。對美、蘇雙方而言，這一安排都是一個權宜之計。

## 功敗垂成的雷克雅未克會晤

在蘇聯的新聞傳播中，冰島之會是一個「過渡性會晤」，為戈巴契夫稍後訪美作準備；也是一個「工作會晤」，不應大肆宣傳，成員不必多。至於會晤地點，蘇聯提出冰島的雷克雅未克和英國的倫敦，美國選擇了冰島。按照莫斯科方面的說明，此一過渡性會晤的目的在評估局勢，共同確定解決若干核子武器問題的任務，對當前形勢作出「新的、認真的推動」，使其獲得進展<sup>③</sup>。

美國總統雷根說，他已看到蘇聯作出一些積極的表示與肯定的行動，因此這一會談可能有一些成就；不過，不要期望有任何實質的結果。同時，美國官員盡力警告美國朝野，勿對美蘇首腦會談在限武問題上達成實質協議抱有太大希望<sup>④</sup>。美國官方如此做，目的在減少雷根的政治冒險，他曾受到採取強硬路線的保守派支持者的猛烈攻擊。這一派人士擔心雷根會對蘇聯讓步太多。另一方面，蘇共也理解，「雷克雅未克的工作，是謀求相互接受協議的道路，謀求真正的限武，這不是容易的事，且肯定不容易」<sup>⑤</sup>。

儘管美蘇兩造對雷克雅未克會晤都持審慎的態度；它們一方面認為會晤「極為重要」，另一方面表示「不存幻想」，但是，很多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國內若干人士對此確存有幻想。因此，當冰島會議宣佈失敗時，難免不引起一陣嘆息與普遍失望。

在這次會晤中，兩國領袖準備討論很多問題，從武器管制、區域問題（如阿富汗與中東），乃至人權問題。但是，蘇聯最感興趣的則是：「星戰」計劃、中程核子飛彈、戰略武器及停止核子試爆。

在「星戰」計劃方面，蘇聯相信可能獲致進展；戈巴契夫稍早已作出一些讓步；在雷克雅未克會議中，他可能再作讓步。蘇聯相信「星戰」計劃可能獲得進展的依據是，美國國會對「星戰」計劃不像雷根那麼熱心，因此在撥款上不會很慷慨。根據蘇聯

註② 伊里奧特 (M. Elliott)，《北約組織：來自內部的挑戰》，《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一日，第四頁。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十月二日，第三頁。

註④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十月四、五日，第一、二頁。

註⑤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第四頁。

學者的判斷，在「星戰」計劃上，雷根雖然得到公眾的支持，但是一談到經費問題，這種支持就會變得很軟弱<sup>32</sup>。

美蘇在中程飛彈上似乎最容易獲得協議，但有待解決的問題也不少。首先，在亞洲應該保留多少SS二〇，美國主張保留一百枚，蘇聯要求一七〇枚。對蘇聯而言，把SS二〇從亞洲運到歐洲祇需幾天的功夫。其次，美國主張雙方派員監視銷毀現有中程飛彈及製造這種武器的設施，蘇聯很難同意。第三，關於中程飛彈協議有效期間問題。蘇聯對五年或更短期間有興趣，美國則希望不設限期，直到有一項更嚴厲的協議能取代它為止。美國人擔心，萬一協議期滿，蘇聯可以馬上重新部署<sup>33</sup>。

在戰略武器方面，蘇聯早先主張各減三分之一（後來已有改變），雷根主張各減百分之五十。至於這方面的其他歧見，前文已有所敘述，此處不重複。不過，在開會前夕，有些意見已相互接近。

在停止核子試爆方面，莫斯科一再重申，這是一個最容易達成的協議。要達成這種協議不需要費神，祇要有政治意志就夠了。蘇聯方面認為，目前監視與查證已經不成問題了。美國私人組織可以在蘇聯的謝米巴拉丁斯克（Semipalatinsk）附近設置監視設備以便就近監視。但是，美國方面對此並不感興趣<sup>34</sup>。

雷、戈高峯會晤如期在冰島的雷克雅未克舉行。十一日晨十時半，兩人舉行密談，除譯員外其餘人員皆離開現場。兩人就一般局勢及如何進行兩國間的對話，交換意見；說明雙方需要討論的問題。然後，戈巴契夫提出「整套措施」與雷根討論。

這個「整套措施」包括兩個建議與一個問題。第一個建議是，蘇聯主張把攻擊性戰略武器在未來五年內各減百分之五十；然後，按照蘇共元月十五日所提建議，予以全部銷毀。第二個建議是，蘇聯與美國完全清除在歐洲的中程飛彈。蘇聯同意，英國與法國的中程飛彈不包括在內；俟歐洲人民不再有核子畏懼時，再銷毀所有核子武器。同時，蘇聯準備與美國立即討論亞洲中程飛彈問題。一個問題是蘇聯整套建議的一部分，與現行「反飛彈防禦條約」及禁止核子試爆有關。在這方面，戈巴契夫鄭重聲明，必須嚴格遵守一九七二年的「反飛彈防禦條約」，蘇聯與美國應承擔義務，在十年內不退出該條約。在十年內，將完全銷毀戰略武器。至於「戰略防禦主動」（星戰）計劃，蘇聯並不要求美國停止這項計劃，但是希望美國完全遵守「反飛彈防禦條約」，也就是，不使這項研究與試驗越出「試驗室的範圍」<sup>35</sup>。

在第一天，乃至第二天上午，雙方談判似乎進行得很順利。據戈巴契夫自己所說：「結果是這樣，在攻擊性戰略武器及中程

註<sup>32</sup> 昆恩·久治 (Paul Quinn-Judge)，〈成就抑或決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第一、三十二頁。

註<sup>33</sup> 華爾科特·肯普 (John Walcott, Frederick)，〈高峯可能緩和軍備條約僵局〉，《亞洲華爾街日報》(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第二十頁。

註<sup>34</sup> 同註<sup>32</sup>。

註<sup>35</sup> 戈巴契夫的電視廣播詞，〈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第一頁。

飛彈上，已出現着手草擬協議的可能<sup>②</sup>。但是，正如蘇共中央政治局決議案所說，非常惋惜，雙方所達成的協議未能具體化，其唯一的原因是「美國政府堅決不願鞏固反飛彈防禦條約的規定，共同承擔條約的相應義務，為實現這些協議創造有利條件」<sup>③</sup>。這也就是雷根所說，「雖然雙方都希望裁減核子飛彈，但蘇聯堅持要簽的協議，不許我和將來的總統有權去發展、試驗和部署為自由世界防衛核子飛彈的系統」<sup>④</sup>。於是「星戰」計劃拆散了美蘇首腦會議，使雷克雅未克會議功敗垂成。

## 結 論

如果熟悉雷根與戈巴契夫在「星戰」計劃上一向所堅持的、南轅北轍的立場，冰島會議的不歡而散，就不是意外。事實上，冰島會議也有積極的一面。雙方在核子裁軍方面的主張，接近了很多，向加強軍備控制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雷克雅未克會議對世界安全是有益的，雙方若能在已達成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仍能有所作為。戈巴契夫今年年底或明年春訪美仍有可能。雙方在「星戰」計劃上，也有變通的餘地。

美蘇在戰略武器方面的發展和部署，必須尋求根本的妥協，才可持久地改善相互關係，東西緊張關係才可穩定地緩和，世界安全與和平才會有保障。目前，問題的核心是雙方對安全不同的看法。美國認為，蘇聯的大戰略是利用非戰爭的手段，也就是，利用優勢武力，特別是核子武力作為強制手段，浸蝕西方集體安全組織，支持顛覆活動，以便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蘇聯認為，經過數十年的演變，美蘇間已達到粗略的均等。他們相信，美國統治集團既定的目標是，不惜一切代價改變軍力平衡，在未來數年內取得凌駕於蘇聯的軍事優勢。

美國認為，蘇聯推行擴張主義；蘇聯肯定，美國計劃制先攻擊。在這種雙方互不信任的情況下，都認為對方在爭取軍事優勢，自己必須跟進。在這種情勢下，軍備競賽的速度，也許可以減慢，但難以終止。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蘇共中央政治決議》，《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第一頁。

註④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三日，第一、五頁。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